

他们被贴上LOSER的标签

他们为自己代言

梦想虽小，也会发芽

长篇小说

微男时代

他们是

身份微低、涉世微浅、

梦想微弱、爱情微远、

收入微薄的

「微男」。

他们表面上顶着

男子汉大丈夫的「宽檐大帽」

在人前风光，实际则为

女子、票子、面子、位子、厂子

忙得团团转。

田 陌 作 品



微男时代

田陌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男时代 / 田陌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47-5416-3

I. ①微…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6089号

书 名 微男时代

作 者 田 陌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孙 赫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16-3

定 价 3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一、你的婚礼我做主 / 1
- 二、哥是相亲极品男 / 11
- 三、有缘千里来相撞 / 19
- 四、搂怀孕的山芋 / 29
- 五、微男据点 / 40
- 六、我擦有内幕 / 50
- 七、陷阱馅饼先醒醒 / 58
- 八、师父，老孙来也 / 70
- 九、妞，大爷给你笑一个 / 82
- 十、李鬼 VS 李鬼 / 96
- 十一、张丹妃的单飞 / 108
- 十二、田迹墨的寂寞 / 119
- 十三、菅子的煎熬 / 130
- 十四、杯具洗具常相聚 / 140
- 十五、现在？现在！ / 151
- 十六、闷骚男很难 / 163
- 十七、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 175

- 十八、自杀式人体炸弹 / 186
- 十九、传说中的铁头功 / 197
- 二十、男人哭吧，也可以醉 / 208
- 二十一、喂，是亲爱的吗？ / 220
- 二十二、六一剩人节 / 232
- 二十三、要乖哦 / 244
- 二十四、冲吧，小男人 / 257
- 二十五、一物降一物 / 268
- 二十六、“无盐”的结局 / 279
- 二十七、我是杀人犯 / 291
- 二十八、开什么玩笑 / 303
- 二十九、谁动了我的广告 / 315
- 三十、真的假的 / 326
- 三十一、狗尾巴草的春天 / 337
- 三十二、你的平安我的夜 / 348
- 三十三、我的情人你的劫 / 373
- 三十四、今日特色菜 / 386

一、你的婚礼我做主

1

大厅很大，领奖台很高，奖杯像是白金的，很长、很精致、很漂亮，熠熠发光。田迹墨踩着咚咚的心跳，沿着奢华的红地毯走过去，在无数长枪短炮的摄影机、照相机前，小心翼翼地走上一级、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满场鸦雀无声，人人屏息凝视，闪光灯不停明灭。近了，近了，近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来了！临近最后几步，田迹墨终于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双足顿地，奋力一跳。他展开双臂，以拥抱的姿态蹦了过去——不，是飞！他像一只鸟——不，是插上了翅膀的猪一样，歪歪斜斜地飞向了他一生的梦想。他看到了露胳膊、露大腿的礼仪小姐半露不露的酥胸，听到了骤然响起的雷鸣般的掌声，甚至闻到了白金奖杯散发出的金属气息……突然，一件不明物体砸了过来，正中他的脑袋。他迅速跌落，重重摔倒在地……

田迹墨吃力地睁开眼，发现裸睡的自己正呈“大”字形趴在地板上。悲哀，又是场梦！他很不死心，又闭上眼，试图重新入梦却徒劳无功。他感觉头痛欲裂，一面咬牙切齿地爬起来，一面后悔昨夜不该喝那么多，并且第一万次下决心要戒酒。

这里是田迹墨家的辅卧室兼书房，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样子，一面小窗，三面大墙。中间的那面墙上挂着他和妻子张丹妃中式风格的巨幅结婚照，另外两面墙全钉上了鸽子窝式的白色书架，一垂及地，整整齐齐

地堆满了书，视觉压迫感极强，空间显得略微局促。阳光钻过薄纱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刚好照到正中央那张古香古色的大床。床上没人，在经历了昨夜一番挣扎搏斗后，床上的大红色被褥凌乱不堪。两边的床头柜上放着台灯、笔记本电脑、闹钟、手机、手表、眼镜、烟和烟缸。值得一提的是，电脑、台灯、闹钟等物都穿了漂亮合体的“衣服”，就连烟缸都是纯手工制作——这都是张丹妃的得意作品。床头柜上虽然杂物很多，却摆放整齐，显然是被整理过了。一个简易的电脑桌和一台液晶电脑挤在靠窗的角落，桌子上依次叠放着田迹墨那身最贵重的亮色西服、内衣裤、衬衣裤、袜子、领带。

田迹墨戴好眼镜，看了眼闹钟，“哦，快十点了啊。”他自言自语地叨咕着，点了根烟，趿拉着拖鞋走进紧挨着书房的卫生间。他一边方便一边喊：“老婆！老婆！”见没动静，又往主卧室里看了一眼，果然不在。他倒也不急，不紧不慢地走到大厅，在米黄色的布艺沙发上躺倒，双腿架着沙发靠背悠闲地晃荡着。

三十平方米的大厅铺设着大尺寸的白色地板砖，举架很高，吊顶精致，新婚时候的拉花还在，平添了很多喜气。这套房子采用的是时下整个城市里流行的格局设计：正前方是浅绿色的背景墙，中间是一个玻璃质地的大茶几，右侧是落地一体式阳台，极目远眺，能看见淡蓝的天海；左侧一个博古架作为隔断，上面依旧是满架的图书；穿过隔断就是餐厅、厨房。房间内液晶电视、空调等家电一应俱全。比较特别的是角落里的电动缝纫机，纯进口的日本“BROTHER”品牌，这在现代年轻人的家里很少见，显示着女主人的独特爱好。整个大厅一尘不染，整洁明亮，依然随处可见张丹妃的手工作品：布艺的圣诞树、纸抽盒、纸质的盆景、中国结、点缀电视墙的小饰物……

抽完了烟，田迹墨走到餐桌旁坐下，认真地盯着对面的墙。那里横

向钉着一个一米左右的小木牌，上书“生活真理报”五个字——明显是后写上去的毛笔字。木牌上一串花花绿绿的塑料夹子夹着一小摞 A2 大小的纸张。最上面那张纸中间一条明显的黑色分割线，左侧密密麻麻地写了半页小字，右侧字体大了三四倍，只有八九行，最下面写着：“我去洗澡，顺便做头。冰箱有奶，热过再喝。婚礼勿忘，不许喝酒！！！”字迹娟秀工整，后面的三个感叹号加粗加重，异常醒目。

这是田迹墨开办的家庭刊物，名曰《生活真理报》。最初定为一周一期，后来改为一月一期，再后来一个季度也无法更新一次。结婚之初，田迹墨满怀对未来的憧憬，精心设计版面，开设了诸如“我爱我家、‘妻’人太甚、‘夫’可敌国”等构思精妙的专栏，连写带画地大书特书两人婚姻生活的美妙琐事。对丈夫的浪漫举动，张丹妃一开始是支持的，严格按照田迹墨的安排认真撰写自己的专栏。因此，在前面几期的《生活真理报》上，张丹妃的稿件质量还是不错的。如“迹墨，有我你永远不寂寞”“我们的家园像花园”等文，述不尽夫妻恩爱、浓情蜜意，均得到了田大主编的夸奖，并推荐给每一位登门访客赏阅。可时间一长，并不喜欢文学的张丹妃难免词穷，柴米油盐的生活也让她对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兴趣大减，稿件质量和数量明显下降。内容越发言之无物，后来干脆数周不写一字，木牌上，只剩下田迹墨的那半边依旧洋洋洒洒。为此，田迹墨曾多次表达不满，在他那一面的版图上书写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抗议书和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连“如果你还想榨干我生命的精华，就要让我榨干你肚子里所有的墨水”这样的语言都用上了。迫于田老师的“淫”威，张丹妃只好另辟蹊径。于是“今天缴电费 120 元，比上月多 18 元，同比增加 16.7%”“大葱涨价了，过去一块钱三根，现在三块钱一根”“你已连续三晚说梦话，每次都说新书出版了，获奖了，然后笑醒，吓死我了”“穿黑色西服不要总是穿白色袜子好吗？请自觉维护我

老公的绅士形象！”之类奇文新鲜出炉，《生活真理报》的女版成了张丹妃记账和写便笺、留言的作业本。

田迹墨浏览完过去的几期报纸后心生感慨，对这个数学系毕业的妻子怒其不争，对苦心经营的自己哀其不幸。唉，女人！你一本正经，她怪你不解风情；你浪漫满怀，她怨你老没正经。婚姻真的就把浪漫戒了？这难道就是生活的真理？当我们一起变老以后，再一起看这伟大的《生活真理报》，本该多么、多么、多么感动呀！一想到这些，田迹墨的眼角都会禁不住湿润。他哼着“最浪漫的事”，发了一小会儿呆。

2

闹钟急切地响了，他猛然想起今天还有工作，连忙洗漱穿衣。打扮完毕，他打了个电话：“喂，是我。啊，对不起，对不起，才开机。兰花酒店是吧？知道，知道！几楼？知道，知道！不用急，不用急，放心，放心，绝不会耽误你的事。——对了，新郎新娘名字再重复一遍好吗？麻烦你等我记一下……钱？钱还是田？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钱是吧？钱大中，王丽。好嘞！嗯，知道，知道！OK，五分钟到！”——忘了介绍，我们的男主人公不但是一位天真执着的文学青年，还是滨海市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喝牛奶是肯定没时间了。田迹墨急三火四地跑下楼，发动了他刚购买不久的二手捷达，赶往兰花酒店。

“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啊，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刚到酒店楼下，手机唱上了，是条陌生的外地号码短信：

他是个比赛型选手，无论是当年读书还是如今工作，越是临场越能发挥。一踏上舞台，那个慌乱无章的田迹墨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信、幽默、具有亲和力和统治力的优秀主持人。果然，一阵短暂的笑声过后，场内很快安静了下来，众人的目光聚焦到这个身材适中、皮肤白嫩、五官端正、英气勃勃的斯文书生身上。

“很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在场的贵宾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这个革命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祝福——”他到底还是忘记了新郎新娘的名字，稍微卡了一下壳。不过这对于身经百战的他根本不是问题，像过去的数十次一样，他半转身，斜45度望了一下舞台正上方，贴着双方新人名字的红牌：“刘凤禄”“黄桂兰”——等等！不对！肯定不是这个名字啊！他不死心，干脆转过身又仔细看了一眼：刘凤禄、黄桂兰。再往下看，“金婚庆典”。金婚？分明是新婚啊，怎么变金婚了？这怎么回事？

“田哥，田哥！这儿呢，这儿呢！我，李小川，小李子！”忽然舞台一旁的角落里有人喊他。田迹墨认得，那是他的同行，才刚入行不久。

“错了！错了田哥！”小李子干脆冲上了台，走到田迹墨身旁耳语，“我是主持人啊，你怎么跑来了？人家没跟我说换你了啊！”

“这是几楼？”

“二！”

“二楼！错了，真错了！真‘二’了！”田迹墨恨不得掐自己一下。他想起来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在三楼！小李子急得满脸通红，汗珠子啪嗒啪嗒地掉，嘴唇都咬紫了，田迹墨却看着小李子手足无措的样子直乐。小李子死的心都有了，台下的人们大眼瞪小眼看着俩人窃窃私语，在远处候场的二位金婚老人更是莫名其妙。“眼看着压不住台了，砸场子了，这王八蛋还能笑得出来？刚出道就碰这么一蛮不讲理的主儿，这分明是

要断送我的主持生涯啊！”小李子心里暗骂。

别急，蛮不讲理的田迹墨总有办法。他拍拍小李子的肩，搂着他一同转过身来，继续着刚才的话，只是声调更高了：“我们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祝福刘凤禄、黄桂兰二位老人金婚快乐！”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首先请允许我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鄙人姓田，田迹墨，痕迹的迹，墨水的墨。你看，下边那位帅气的小伙子笑话我了。怎么还有叫‘寂寞’的？叫‘田孤单’得了呗。兄弟，你说对了，我就是害怕寂寞，害怕孤单，所以选择婚庆主持这个职业。这样我就总能和大家在一起，和世界上最幸福、最恩爱的夫妻、爱人在一起，这么热闹，还能寂寞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还真有捧臭脚的。

田迹墨转向声音来处说：“你喊得这么响亮，你肯定一辈子都不会寂寞。”接着又转过身来，神情肃穆地道，“我呢，是楼上婚礼的主持人。在我身边这位器宇轩昂的小伙子才是本场金婚庆典的主持人。来，我们掌声隆重欢迎一下！”田迹墨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捅了小李子一下。

“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小李子忙鞠躬行礼。大家机械地拍了两下巴掌，津津有味地继续看戏。

“大家可能要问了，人家是正牌主持，你来干什么啊？我可不是喧宾夺主啊！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楼上的二位新人马上要举行新婚仪式了，忽然听说楼下有二老金婚，特意派遣我来送上祝福。半个世纪相濡以沫，五十载风雨同舟，纵然时光飞逝，爱却永在心头。这样的姻缘当接受所有人的赞美，这样的老人会得到所有人的敬慕。这才是人世间最浪漫的事！我代表楼上五百位嘉宾、二位新人，祝愿二老和谐恩爱，美满幸福，青春常驻，百年如初！革命人永远年轻。二位新人同时表示，他们一定要追随着二老革命的脚步，生命不息，相爱不止！”场内掌声如潮，两

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好了，我的祝福已经圆满送到，我得赶紧回去交差了。等二位老人钻石婚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我一定再来！下面，舞台交给著名金牌主持人——MUSIC！”

气氛一下达到了高潮。田迹墨凛然下台，临走和两位老人热烈拥抱，接着一路小跑，匆忙中还没忘包个三百块的红包，硬是塞到百般推却的老人儿子手里。

3

三楼那儿人声鼎沸，眼看着开锅了。管事的看到田迹墨眼泪都要下来了，恨不得上去捅他两刀。

“哎呀活爹啊，你可来了，你跑哪里去了？电话还不接，这都过了时间了，你说怎么办吧！”

田迹墨也不跟人家解释，直奔舞台。

“不好意思，晚了5分钟。这5分钟，可是大有来头！楼下有两位老人在举办金婚庆典，有人知道吧？对。我刚才特意去了那里，是替新郎新娘沾一沾金婚老人的财气、瑞气、喜气、福气，所以，你们可不能再对我有什么脾气、怨气、怒气，咱们得满腔豪气、处事大气、一团和气，这样婚宴才能牛气，不然我可就当场哭泣了。”台下一片笑声。

“呵呵，二位老人还托我带来了他们对二位新人的美好祝福……用这迟到的5分钟，争取到了二位新人今后50年的幸福……”田迹墨慷慨陈词，振臂高呼，“我这双手，可是拥抱过金婚老人的，那相当于开了

光了！想要幸福美满的，赶紧跟我握一握。”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下台去，跟前排嘉宾一一握手。大家早被他忽悠得晕头转向，握手都很积极踊跃。

总算糊弄过去了，庆典圆满结束，新人家人对他的表现还算满意，强留他吃饭。饭桌上田迹墨更是纵横捭阖，上论孔孟之道，下谈明星八卦，耳边尽是众人恭维之声。一顿饭吃得风生水起，热闹非凡。

“嘿，人生难得一错再错，我田迹墨不但能将功补过，还能点石成金。这样的牛人，离诺贝尔文学奖还会远吗？”开车回家的路上，田迹墨沾沾自喜。

进了家门，发现张丹妃还没有回来。女人真是磨叽啊！田迹墨掏出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却看到又有好多条未读信息。

“怎么让人家滚呀？这就气急败坏了？”

“怎么不说话了？又去主持婚礼了？”

“真的猜不到我是谁？这么多年，你就从没想起过我吗？”

.....

“到底是谁呢？”田迹墨百思不得其解。出于好奇，他给发信人回拨了过去，却发现对方已经关机了。正在纳闷，忽然电话响了：“老田，快来，我撞车了。”

挂了电话，田迹墨连忙到《生活真理报》上留言：“丹妃，齐兵有事，我过去一下。吃饭别等我。”

眼看天色不好，田迹墨翻箱倒柜地找了件厚衣服换上。穿好了鞋出门的刹那又折回来补充：“今日婚礼，走错屋子，险酿大祸。幸亏我应变极强。过程曲折，结局圆满。你老公是干什么的？！他们的婚礼得我做主！”

去找齐兵的路上，田迹墨一直得意扬扬。有那么几秒钟，内心无比膨胀，觉得自己都要从车窗里溢出来了。想了想又打了个电话：“管子，在哪儿呢？齐兵出事了，我马上去接你，咱俩过去看看。”

二、哥是相亲极品男

1

最近的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菅鹏举的头发是油光锃亮的，脚上是穿有袜子的，打车是不用找零的，状态是神经兮兮的。那就是相亲的日子。

当然，对于一见女人就不会讲话的他来说，爱情，是遥不可及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再次跌倒，绝对屡试不爽。

这又将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周末。要去相亲了，三十岁的小光棍菅鹏举一如既往地激动。他用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对着镜子反复梳理着脑袋上为数不多的几绺头发，每一根的使用都吹毛求疵，以确保四六分的汉奸头两边不多不少，比例精准、造型独特。接着，他又忍着剧痛挤出了大鼻子上的几个黑头，认认真真地刷了一遍牙，刮了两遍胡子，洗了三遍脸，换上“超人”牌的新内裤和一双白色袜子，穿好西服和牛仔裤，擦亮皮鞋，再花半个小时以红领巾的扎法把领带勉强拴在了脖子上，这才慢吞吞地迈着八字步，人模狗样地出了门。

他一贯慢吞吞，四平八稳是他的性格。就算还差几分钟就迟到，他也快不起来。今天的天气很反常，上午还挺好，下午就开始变态，晴了阴，阴了晴，几朵乌云聚了散，散了聚，像是在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此刻更是诡异，那边太阳还欲拒还迎地挂着，可这边细细碎碎的雨加冰雹却若有若无地飘了起来。菅鹏举有点后悔穿得太少，要知道，他身上的西